



新刻龍筋鳳髓判序

龍筋鳳髓判二卷唐司門員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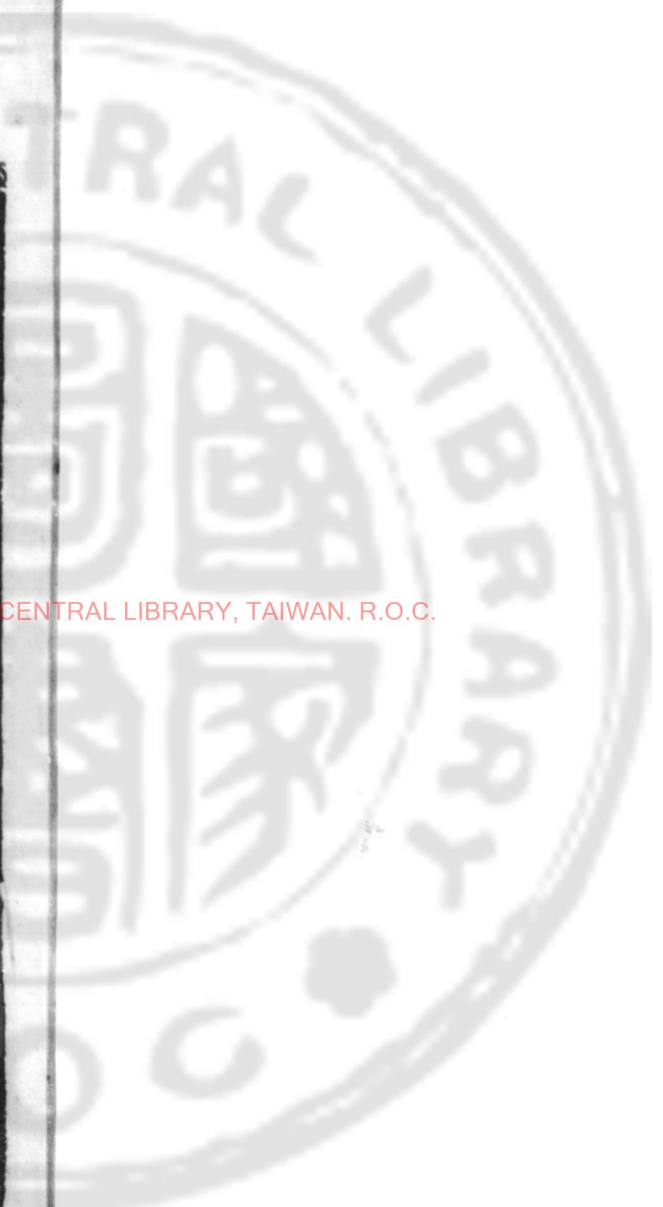
郎張鷟撰近時少傳允明得之

先外大父武功徐府君家乃元

人錄本嘗以出示沈君津潤卿

會吾邑大夫春陵鄧陽公東之

以名進士來試雞割富民教士



音尺  
化理大著鳴絃之餘益思有以  
助仕學者謂是書其一也將取  
而刻之津進曰愚請任之不足  
煩我公遂以登梓工完倩述其  
故惟昔先王議事以制故鄭之  
刑書頗詒時誚至秦燔聖典專  
吏師一切深刻漢矯其枉雖入

官者儒吏並進而斷獄必貴引  
經尚有近於先王議制及春秋  
誅意之微旨其後乃有判辭然  
往々蕪萎而濶於事情至唐制  
四銓判專其一鶩在當時藻翰  
敏豔有青錢學士之稱史稱其  
八舉甲科四參選判策為銓府

前序  
家宜是筆之美也宋元承襲  
國朝因之試於士行於官咸有  
可觀中間崇篤經學或稍未遑  
精審邇來文教彌振英才駿騰  
秉政者裁駁詳允實

王者章藻繁發優而後事仕學  
六懋是書固無所與讓而亦可

以策筌蹄之勲焉惟我大夫秋  
月縣曾而南山在筆然且已達  
達人嘉惠來學此其學道愛人  
之一端行復大施以輔

國家漸教造士之德意厥功不  
亦茂哉輒申狂簡以為先駘而  
津之率教優學亦從見云

弘治十七年甲子夏四月既望  
鄉貢進士長洲祝允明序

龍筋鳳髓判卷上

唐張鷟文成撰

中書省二條

鈔本十行廿三字已上缺

口口口口

中書舍人王秀漏泄機密斷絞秀  
不伏款於掌事張會處傳得語秀  
合是從會款所傳是實亦非大事  
不伏科

鳳池清切鷄樹深巖敷奏帝俞對駭休命  
邵為內史流雅譽於周年苟作令君振芳  
塵於魏闕張會掌機右掖務在便蕃王秀  
負版中書情惟密勿理須克清克慎募金

弘治十七年甲子夏四月既望  
鄉貢進士長洲祝允明序

龍筋鳳髓判卷上

唐張鷟文成撰

中書省二條

鈔本十行廿三字已上缺

口口口口

中書舍人王秀漏泄機密斷絞秀  
不伏款於掌事張會處傳得語秀  
合是從會款所傳是實亦非大事  
不伏科

鳳池清切鷄樹深巖敷奏帝俞對駭休命  
邵為內史流雅譽於周年苟作令君振芳  
塵於魏闕張會掌機右掖務在便蕃王秀  
負版中書情惟密勿理須克清克慎募金

人以緘口一德一心仰星街而卷舌温樹  
之號問且無言惡木之陰過而不息豈得  
漏秦相之騎乘故犯踈羅盜魏將之兵符  
自輕刑典張會過言出口駟馬無追王秀  
轉泄於人三章莫捨若潛謀討襲理實不  
容漏彼諸蕃情更難恕非密既非大事法  
許准法勿論待得指歸方可裁決

通事舍人崔暹奏事口誤御史彈  
付法大理斷笞三十徵銅四斤暹  
欵奏事雖誤不失事意不伏徵銅

風神爽俊詞彩抑揚雅調踈通清音  
朗徹裴楷之英姿肅朝野羽儀魏舒之  
容止堂群容領袖自可曳裾紫禁仗奏  
清規助朝廷之光輝替明時之喉舌之泥  
發和宣鳳藻而騰文蘭檢浮香潤龍練而  
動色豈容金馬之對未被譽稱神羊之威  
俄聞奏劾罰金既罹以踈網辨璧無捨於  
明珠過誤被彈止當必罪不失事意自合  
無辜雖觸疑霜理宜清雪

門下省二條

給事中揚珎奏狀錯以崔午為崔  
牛斷答三十徵銅四斤不伏

沈二青瑱蕭二黃樞望重鸞司任光龍作  
掌壺負爾步頓於是生光左貂右蟬揖讓  
由其動價揚珎門承積閱閱榮重縉紳趨  
左掖之嚴凝奏上臺之清切出納王命職  
當喉舌之官光闡帝缺佐處腹心之地恪  
勤之譽未出於丹闈外謬之術已塵於清  
憲馬字點少尚懼止身人名不同難為逃  
責准犯既非切害原情理或可容何者

失不經宥過無大崔牛崔午即欲論辜甲  
申甲由如何定罪

左補闕陳邃司制勅知勅書有誤  
不奏輒改所改之次與元勅同法  
不伏

陳邃繆司綸絳亦掌樞機參詳蘭葉之文  
宣越芝英之字拾遺補闕躡山甫之清塵  
獻可替否尋晏嬰之勝迹設令魚魯紕繆  
理合上聞逐亥參差無疑下斷豈容斟酌  
聖意加減繇言用寸管以窺天持小觚而

劇海未經上白輒敢雌黃定字雖復無差  
據罪終須結正八十之杖自作難逃三千  
之條理宜明罰

公主五條

永安公主出降有司奏禮錢加長  
公主二十萬造第宅所費亦如之  
群下有疑

金機扎二靈婺皎潔於雲間銀漢亭二少  
女逶遲於選位故瀟湘帝子乘洞浦而揚  
波巫峽仙妃映高唐而散雨公主穠華發

彩舞專延祥六珈玉步之展百兩香飛之  
日三公主婚鵲鸞接羽百枝燈燭光沁水  
之田園萬轉笙竽雜河陽之歌舞玲籠玉  
珮振霞錦於仙衣熠燿花冠點星珠於寶  
勝飛輪鏡匣向滿月以開輪仙鳳樓臺映  
浮雲而駕蓋弄珠分態江姊為之含嚔飛  
箭成婚天公為之蹙笑肅邕之制須異常  
倫築館之規特優恒典小不加大必上下  
和平卑不凌尊則親疎順序先帝女之儀  
注舊有章程少公主之禮容豈容逾越



山陽公主為子末內官親得侍衛  
山陽分輝若木派浪咸池七襄之駕既嚴  
萬金之禮斯盛張敖敷舊切湯沐之微滋  
寶固名宗霑脂粉之餘潤但任人以器有  
國之大經官不私親前王之令範拜官牀  
下時聞丞相之男乞衛官中惟允左師之  
息燕王之請身入侍竟不從依陶館之為  
子求郎終無允許若有言有行胡越可以  
正除無德無功昆季寧容濫及宜銓其器  
識祭可廉能待得實才方可詳擇

御史臺二條

御史王銓奉勅權衡州司馬鍾建  
未返制命輒干他事解去陽縣令

張泰泰不伏

棲鳥之府地凜冽而風生避馬之臺氣威  
稜而霜動懲奸嫉惡實藉嚴明肅政彈非  
誠宜允列王銓位參持斧職在埋輪履是  
勝之清微乘葛豐之雅列冠施鐵樹貴戚  
傷心花發繡衣萼臺斂手近辭端右遠屆  
衡陽聯翩紫蓋之峯迢遞蒼梧之野但御

史推蒙受委非輕有罪必繩無幽不察神  
羊疎角必觸邪人集驚驚飛先驅惡鳥推  
鍾建之罪特奉繇言舉張泰之辜無虧格  
式正當直指豈是輒干准犯量科宜從解  
退

御史嚴宣前任洪洞縣尉日被長  
史田順鞭之宣為御史彈順受賊  
二百贊勳當是實順訴宣挾私彈  
事勘問宣挾私有實順受賊不虛  
田順提與晉望讓珮汾陽作貳分城叅榮

半刺性非卓茂酷甚崔林鞭危穽以振威  
辱何夏而逞志嚴宣昔為郊尉雌伏喬玄  
蕭<sup>蕭</sup>之班今踐憲司雄飛杜林<sup>蕭</sup>之位祁奚  
舉薦不避親讎鮑永繩愆寧論貴賤許揚  
大辟詐顧微嫌振白鷺之清塵糺黃魚之  
濁政貪殘有核賊狀非虛此乃為國鋤凶  
豈是挾私彈事二百銜坐法有常科三千  
獄條刑茲罔捨

尚書都省三條

左司郎中許鑑飲酒停制勅依問

欵稱遇霍亂不得判署遂失機

會府掌北斗之機衡爾禮闈握南宮之樞奧是稱仙宇寔號文昌虞書典百揆之宗周禮統六卿之職許鑑位膺列宿職縮通班總八座之繁司承萬機之要務端標指景撻局虧遠置治和鈞紕繩稽失舉宏綱於烏網則萬目皆張振脩領於狐裘則千毛自整兢戒慎尚有差違翼小心仍憂失墜豈得不存恭肅自縱荒淫放曠鷓鴣之杯淹停鳳凰之制恪居官次

異文惠魏高柔字奉公之勤公職務不脩同景山之中聖給依霍亂未可倚憑滯失機宜理從明憲

令史王隆每受路州文書皆納賄錢被御史彈付法計贓十五匹斷絞不伏

王隆忝沾趨吏幸列胥徒祿雖給於斗儲官未階於尺木鷄卵之饌雖避嫌疑鵝目之錢若為窺覘每受一狀皆取石文未申疵面之功翻起黑頭之患獵青息之小吏

觸青馬之虞威因事受財實非通理枉法  
科罪頗涉深文宜據六贓式明三典

吏部六條

吏部侍郎山巨源奏稱選人極多  
缺員全少等邑之色書判不公詞  
學優長選號復少望請判事鑑鏤  
詞理酸寒者雖有等級十選並放  
六卿分職百官總已周開冢宰之司漢列  
尚書之位銓衡萬國不易其人藻鑑九流  
古難斯任在魏則荀攸鑑識毛玠公方居

晉則裴楷清通王戎簡要故能輪轅莫弃  
玉石咸收不求備於家中無滯才於天下  
宏詞碩學不積功勞淺見狹聞多求等級  
祇如視肉之輩篋瑟莫分走骨之徒狐狸  
詐辨食梅衣葛無以暴其寒酸咀梨飡茶  
不足方其辛苦鷲鳥累百不如一鷄之雄  
羊皮數千不如一狐之腋錢冰之子萬衆  
不可濫收畫餅之夫百選猶其堪摠自然  
私謁之門塞公平之路關長聞振鷲之飛  
母復促牛之謗

王峴山有策略解行兵選司補  
神武軍御史彈不應置而置選部  
為首峴山為從並仰處分

峴山素閑武畧早習戎略張良千里之謀  
陳平六奇之術觀丁父登得也楚王以為  
軍師李左車趙囚也韓信收其兵詐求賢  
為國進善無私聲強敵而振威容安國家  
而利社稷徵雖要籍准法勿論量事應機  
據條尤坐更宜審鞠方可裁科  
考功五條

考功郎中呂訥奏比年奏考不求  
才行貪猥輩好行賄賂請托多有  
使勤勞清慎之徒不事行賄例應  
排擯若據部當攷便成失鑑若不  
收勞効又是棄功請為安穩法

同力度德為政之大經明試以功經邦之  
上策三載攷績芳塵振於有虞六府孔修  
懿範光於大禹故知激揚清濁才行為先  
黜陟幽明勤勞是務呂訥含香禮闕悉翰  
仙臺覺朱邑之廉名知黃霸之尤異恐貪

猥之吏政以賄成黷貨之夫情隨利動  
金蛇於梁冀奔競無厭獻馬於虞公驕  
淫不急遂令濁濫之七却在上流清慎之  
徒翻居下等○蒼蠅迷其黑白素匠極其丹  
書有靈朝音○深驚物聽試可詢其政術察  
以庶能考殿最於錙銖燭妍媸於水鏡自  
然陳群攷課深明九品之宜嚴助恭勤尤  
奉三年之最

諸州貢舉悉有保明及其簡試  
極多若不量殿舉主或恐奸源漸

盧正仰折中處分

進善匡國先曲攸高求賢審官前王所重  
或學兼馬鄭蘊萬卷於膏中或業亞揚班  
包九流於掌內總斯羣藝乃應賓庭豈得  
舉不求才惟力是薦貢不求器惟昧是聞  
徒招畫餅之譏終致舉肥之謗菟絲燕麦  
竟是虛名草狗泥龍終非實用鷄冠比玉  
乍可依飾魚目參珠曾何髣髴貢人不充  
分數舉主自合徵科法有常刑理難逃責  
司勳主條

洛陽人祁文恭賄司勳令徐整作  
偽勳插入申奏大理斷恭為首整  
為從恭不伏

止戈為武靜亂之嘉謀致果為毅安邊之  
茂軌疇庸命賞將酬犬馬之功書勞策勳  
用谷鷹揚之效祁文恭奸回是務逞狙詐  
於千端徐整乾沒為懷縱狼心於百變勳  
隨筆注官逐賄成將此白○插名黃綬雖  
復龍蛇共澤善惡斯殊終是鷄鶴同群是  
非交錯整行詐業恭受偽勳兩並日拙為

非一種雷同獲罪執行故造二者自合流  
刑囑請貨求二者元無首從

前屯營將軍游最犯賊解官乃於  
懷遠軍放勳至上柱國司勳郎中  
崔倕奏最犯名教不合加勳左丞  
批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

游最素聞武畧早習戎胎輕迷爪牙之功  
忝當心膂之寄不能恪勤在職慮慎當懷  
俄擔張武之賊遽罷絳侯之職退從里閭  
屏跡丘園却掃長門關閉無事舊時廷尉

徒有歲於故人昔日將軍終是詞於醉尉  
因茲結憤展効邊荒申勁節於龍城蕩妖  
氛於鴈塞蒙輪競進拔距爭先將宣百戰  
之勲以贖九章之罪郎中以徃愆名教功  
未可收左丞以今振其威勞堪補過曩雖  
貪財好色未駙吳起之名盜嫂受金不掩  
陳平之智海浮小芥詐玷洪波玉隱微瑕  
何妨美寶如鼎淺見叙錄為宜

主爵二條

主爵員外郎梁粲奏左僕射魏宰

無汗馬勞御史大夫李加為佐命

功並妄爵也請皆追奪

疏茅建社尚書前桐開國城王勳高麗隆

定鼎於昌基魏茂勳王之令典魏王納公

侯珪組百代相仍魏帶礪山河千秋

不絕漢祗如吳鄧四縣東漢之功臣

漢蕭曹禹家西京之佐命漢莫不甘

棠教化光宣邵伯之風大樹辭榮獨擅將

軍之氣魏宰智不動俗曾無汗馬之勲

李加謀不出凡詎展饑鷹之効魏



無功而祿不可厲勲臣無德而官如何獎  
朝士昔承突命賞為新於是覆亡以死覆亡以死  
其學句奴號家突猛羊爛封侯更始由其喪敗更始  
身加以厚賞官職並為爵人失叙錫土無綱宜遵操  
小人謹言斧之柯豈踵覆車之轍

羽林將軍王暢亮無嫡子取姪男  
襲爵庶子告不合承

父昭子穆千齡不易之儀繼祖承祧繼祖  
萬代相因之道若骨肉無爽鳴鳩之美克  
昌昌鳴鳩有德養七子昌旦從上父從下無偏黨血屬不同螟蛉之子何寄

王暢名參驍衛職縮羽林俄纏風燭之灾  
近絕丞嘗之嗣棄其庶子收彼姪男意既  
不保其家神必不歆其祀故荀顛令君子  
之子珠玉相輝韋玄成丞相之苗芝蘭遍  
茂枚臯孽子不廢光門裴秀傍生無妨貴  
族平漢裴秀清後母車賤大母每令進食於客三見之皆起三鱣之  
寶銀黃所以挺生寶銀黃所以挺生後漢楊震有鱣馬御三鱣集七貂  
之門金紫於馬間出側男自須紹胤猶子  
不合承宗詐襲者處以徒刑應續者宜從  
改正

戶部士條

戶部侍郎韋珍奏稱諸州造籍脫漏丁口租調破除倍多常歲請取由付法依問考使皆言春疾疫死實多非故為踈漏

虞書曰五教寔是委司徒之班周禮六卿爰闢地官之位莫不織成都邑編緝毗黎設九土之網維成四方之管轄班固申犬牙之制疆場綺分西蜀都應璩應馬齒之規井田鱗次戶標九等俱陳萬國之圖以有詩人有十

倫並掛三年之籍

人有十倫上從王公下至農

豈容丁口脫漏

任意踈遺租調破除恣情抽減遂使厥庾頓乏帑藏皆空軍典於是缺支國用由其不足付法科罪仍敢薄言依問款詞咸推違厲否終則泰造化之常圖福謙害盈幽明之極數魏文帝脩書求歎念親故之凋亡劉孔才矯制徵兵促黎元之殘喪存臻不息僵弊相仍遽利人符多徧鬼錄生者固疑存拊死者難以執留災疫不拘案宜從記

工部一條

工部員外郎趙務支蒲陝布供漁陽軍幽易絹入京百姓訴不便務款布是簾物將以供軍絹是細絹

擬貯官庫

趙務鳴鶴登朝含鷄伏奏

漢儀尚書郎含鷄香伏奏

轉筋

之敏未見稱奇

西京雜記曰曹元禮善筭回筋知二國之粟不差勝斗也

聚米

之能無聞播美

馬援聚米為山川地光武謂曰虜在吾目中矣

張蒼之善

筭國用詎肯留情馮勒之巧計軍儲曾何

介意迴長作短星趙達之精心變近成遙

殊顧談之屈指蒲陝之布却入漁陽幽易

之縑返歸關隴同北轅之適越類東走之

望秦人之情乎緊獨無也細縑稱以納庫

簾布貯以充軍非直運者苦勞抑亦兵家

賈怨宜從削黜以肅頑愚

倉部一條

倉部郎中胡敬稱內外官祿准令

據階級有費倉儲望請准見任官

品級極為裨益未知可否

冰霜凜冽白壁不可以禦形水旱災危黃

金不可以適口故饑者念食不崇抵鵠之  
珍寒者思衣不貴靈蛇之寶珍臺閒館不  
可以無饒而存金城湯池不可以無粟而  
守祇如給祿給俸具在朝章准嗜准官俱  
編甲令豈容諂佞之輩曲路邀名趨競之  
流僻塗生巧窺測人主汲黯由其面折割  
剥黎元桑弘以之腰斬我國家咸有一德  
法無二門動必依繩言不踰矩比成王之  
制度令出惟行則大舜之溫恭朕言不再  
胡敬識非稽古學未知今作聰明而亂舊  
章恃薄才而隳正法南山之峻寧資覆篲  
之饒東海之津何藉操觚之潤請仍舊貫  
無替前規

滄瀛等州申稱神龍元年百姓遭  
水奉旨貸半租供漁陽軍許折明  
年又遭澇免無租可折至三年百  
姓訴州以去年合折不計百姓不  
伏事

滄瀛等州頻遭水澇泥牛轉盛澇沛成河  
石燕爭飛霖霖變浦當時奉旨令貸半租

此日蠲科仍聞訐款准旨有明年之語據條無三年之文以此狐疑莫能龜決明年復滂乃是折空後歲總徵元無折處芻蒲去蚤蠹而蚰蜒竟來礮石止齟齬而牙根遽折所益全少所損愈多徵一丁之半租招百姓之深怨是則國家之信不及於豚魚王者之仁不流於行葦得原失信文公之所不為獻鼎棄言展季由其未許有家有國乍可去食而去兵大車小車不可無輓而無輓譬如洞庭之慎彭蠡之湖添隻鴈不為之多失雙鳧不為之少貨藏天下何必前徵而後徵物寄人間終是楚弓而楚得元貨未折許折還徵渙汗發而却收絲綸抽而復返四方取則百姓何憑政在養人理從於折

禮部土條

禮部奏海州奏朱鴈集岐州奏白麟見及薦郊廟二項俱無空信州申未知合附以否

典朕三禮六舜委於姜尼也分勅六卿成

王任於刑伯建茲歲有實曰春官敷叙九族之親欽若五常之教祀地郊天之典舉其宏綱朝日夕月之儀撮其機要岐州俯隣八水斜瞻鸞鷲之峯海部近控三山迴瞰鯨鯢之穴陳敬所奏瑞鴈翻朱薛泰申文翔鸞孕素施丹霞於日羽晃若朝輪晶白雪於霜毛皎同秋練既無狀驗空有奏章尋鳥跡於雲空察人形於冰鏡刻猿猴於棘刺尚且見欺說蠶繭於天宮誰堪輒信語同捕影不可誣神狀等繫風如何薦

廟管窺其事案記為宜

子曰秦孝門舊多偽作祥瑞並請破孝門勒從課

天地所生人為萬物之貴人倫所重孝為百行之原昔傳曾閔之名今有荀何之譽孝通厚載則白兔呈休孝感圓穹則丹鳥結慶于旦巡省風俗敷暢皇猷未聞沮勸之方遽表澆浮之跡舊蒙旌表今請剔除詐濁不逮於詐清慕善猶逾於慕惡豈可以已無仁不信仁者之行仁以已無孝即以已無仁不信仁者之行仁以已無孝即

疑孝者之非孝蠻貊之國尚或難容父母  
之邦如何自處靡聞大體好訐微疵事既  
不然若為通允

祠部主條

祠部郎中孫佺狀稱往年度人多  
用財賄遞相囑請元無經業望更  
銓試不任者退還本邑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人之所崇惟仙與佛  
伏自恒星夜竇吉夢宵傳既脫紺象之蹤  
爰開白馬之寺明頂慈悲結慮忍辱疑懷

坐鵠珍以勤誠護鵝珠而守戒指法場之  
門戶豁爾天開導智海之波瀾渙然水釋  
如此之行業乃出塵囂豈容闡提末品沙  
彌淺學不精不進曾無羅漢之因行囑行  
昧翻習旃施之業四分十誦本自面牆六  
度三明舊來膠柱為鷄為鶩玷鸞樹之清  
風如虺如蛇穢龍宮之妙法銓擇偽濫解  
退為宜

大雲寺僧曇暢奏率僧尼錢造大  
像高千尺助國為福諸州僧尼訴

云像無大小惟在至誠象歛貧權人多嗟怨既違佛教請為處分

泥洹歸靜涅槃入寂法初不滅故現滅以歸空道本無生故因生而不用十大弟子憶妙覺之微言八部龍王禮如來之雙足象牙塔廟刻畫首容牛頭栴檀雕鑄寶相祇欲垂儀設教豈以廣大自然自於拙道俗之筋髓暗凡庸之耳目論其壯也釋迦文之清液納海吞江語其高也盧舍那之形像包天括地乃法身之自在匪人力之堪為

赤標似彈能燒萬頃之波白月如盤獨耀四天之下大鍾千石藉小木而方鳴高屋萬間待微燈而破暗心方一寸經營宇宙之先目濶數分歷覽虛空之外何必大者則聖小者不神此頑僧之褊情非達士之深見佛在虛廓之上不居空木之中何用聚怨為形歛悲成像大推初意定是不然小人之言宜從案記

主客五條

鴻臚寺申土蕃使人素知物情慕



此處綾錦及弓箭等物請市未知  
可否

一人有慶四海無虞萬國於是星馳八方  
由其霧湊鳥孫合種咸鴈集於鴻臚犬族  
振群並蜂歸於蠻邸眷彼茅宇開此藁街  
既崇三揖之儀爰設九賓之禮祗如土蕃  
使者寔曰西豪蒙遼義渠之苗禿髮烏孤  
之族占風入謁越駝領而輸誠就日來朝  
隔驢山而款納觀鶴綾之絢爛彩映冰霜  
覩鳳錦之紛葩光含日月彎弧六合犀角

糜筋勁箭三成星流電激聽其市取實可  
威於遠夷任以私收不足損於中國宜其  
順性勿阻蕃情

波斯崑崙等船到擬給食料已前  
隱沒不付有名無料虛破官物請  
停

扶南雜種安西諸國跨險憑危梯山航海  
飛艦走浪望鼠島於三休大船參雲指麟  
洲而一息焉波象郡萬舶爭先烏濞賊滿  
山刑人半市督郵從事猶密興於私門賢

者聖人尚潛行於暗室欲得何負徒發孔  
融之譏岳且未除終獲簡雍之誚利存禁  
酒之法害遠鬻酤之家焚足國孫福連林  
木吳宮燕殃及樓臺所喪全多所存詎  
幾理貴崇乎梗槩政無伺於禁虐位人之  
方居斯而已

兵部二條

兵部奏默啜賊入趙定却取幽州  
居庸呈出都督梁亶牢城自守不  
敢遮截請付法依問得款古之用

兵輕為上亶既全幽州城不合有  
罪

無弱攻昧武之善經在祀與戎國之大事  
皇天震怒發雷電以申威王者矜殘用干  
戈而肅令蠢茲日逐最爾天驕苞玉塞以  
疏疆控金微而作鎮常講毳幕射多鼯鼠  
之夫羶肉酪漿俗負乘羊之貨鳴皋萬路  
馮凌燕趙之郊狐兔千群撓亂并幽之地  
梁亶忝司金鼓謬掌銅符既典軍容無知  
州務理須繫蛇作陣列鷄為軍驅貔而

掃蚩尤縱熊羆而撲獫狁山陵向背握玄  
女之靈符日月虛空操黃公之祕術豈得  
拙於對寇怯於用兵擁堅甲以自防坐重  
城而固守不存邀截故縱奔馳脫朔鳥於  
高林送遊魚於深水無心捉搦鷓挂網而  
還飛有意寬踈鼠入橐而重出空執全城  
之語縱貽慮敵之辜宜據刑書准條科結  
國子監四條一

監尹勤奏學生多無經業舉送至  
省落第並請退還本邑以激勸庶

### 學生徒進益

大學小學遵師而敬道上庠下庠欽賢而  
貴德稽山之竹資括羽以宣功崑岫之珍  
待琢磨而為器東序西序離經辨志之源  
小成大成溫故知新之地積川為海蛟龍  
魚鼈處其中積土為山鸞鷲鷓雛翔其上  
學而從政罔不由茲學古入官其來尚矣  
祗如每年貢舉先有成規登上科者高步  
於龍門落下第者退飛於鷓路蹶足之馬  
尚想造途失日辰之鷄猶思改旦庶使鴻飛

海浦仍懷漸陸之期鶴唳霜臯尚有聞天之望豈得一回試落便弃前功善誘生徒却將未可昔蘇秦上豈曰無才主父公條何妨有用尹勤西塘教首北海儒宗應知三紀之勞頗識百篇之訓隨藍改質實藉招携題竹書名良資教授寧有弃古人之糟粕頓欲踈遺受新生之束脩頻為改換所請無理狀涉有情未可舉科且宜從記

太學生劉仁範等省試落第搢

申訴准式卯時付問頭酉時收策  
試日晚付問頭不盡經業更請重  
試臺付法不伏

劉仁範青襟胄子黃卷書生非應奉之五行異王充之一覽天下第一希聞胡廣之才日下無雙罕見黃童之譽春秋一日徒弃光陰文史三冬虛淹歲序有司試策無晁錯之中科王者銓量落公孫之下第理合逡巡歛分退坐授銓豈得俛仰自強肆情搥鼓狀稱問頭付晚策自難周銓退者

即恨獨遲簡得者不應偏早訴人之口皆有愛憎試官之情終無向背傲不可長驕不可盈若引窺覘之門恐開僥倖之路豈冠奏劾自合甘從馬喙無冤何煩苦訴宜從明典勿信浮辭

少府監四條四

監賀敬盜御茵席三十事大理斷二千五百里敬不伏云其物雖部分未進不得為御物

隱<sup>二</sup>外藏掌其山海之資沉<sup>二</sup>少府職在

瓊竒之貨璆琅象牙之寶萬里雲奔珊瑚馬腦之珍三邦輻湊百萬錢之重寶寔表貞廉二千石之崇班方求清素辭重之材茂行潔乃應斯榮正觀之守法不移方堪此任賀敬挈瓶小智荷蕢庸才謝揚阜之公清非孔融之朗悟祗如桃笙象簟擬進乘輿翠被鷄禍成共御用豈得外為鼠盜內縱狼貪未聞匡鼎之賢已陷敬聲之譴赤衿之席輒入私家文裕之衿擬移公室盜物數逾三十斷流遂越二千理合甘從

仍懷苦訴款稱物雖部分未進御前執此  
曲途深垂直道但供奉玩好奏進珍奇監  
當各有司存擬進便為御物何必要須入  
內方可為偷法有正條理須明典

府史杜玄掌造金璽遂盜一枚鑄  
敗為酒器斷紋不伏云東玉未進  
合准常盜不合死

傳國之寶有道必資式開瑞象之文祗啓  
祥麟之享白玉為檢映犀紉以分輝黃金  
為繩瑩龍絨而動色既施寶玉復賤金銀

封以青布之囊帶以飛雲之綬杜玄一介  
庸瑣千載寒微馳策十年之門始預九流  
之選理須恪勤匪懈守孫賀之曹夙夜在  
公奉常林之教豈得小心之譽未出於階  
庭大懟之蹤已流於臺寺創茲六璽輒盜  
一枚遽殘螭角之輝翻作馬蹄之用方寸  
妙篆奄就爐銷五字靈文俄從灰壤量其  
犯狀罪不容誅語其刑名死有餘責既按  
無赦之律合處不敬之論禹泣既不原辜  
湯祝如何免罪宜從絞坐以肅朝章

將作監四條

大匠吳淳掌造東都羅城墻高九  
仞隍深五丈一止屬春時妨農作石  
姓訴至秋收必後淳自求功抑而不  
許御史彈非時興造付法不伏

九卿分統漢朝開土不之官百工惟時周  
禮置梓材之職斧斤勳後測之以寒暑版  
築興功揆之以星日以人從欲傾宮就而  
紂亡以欲從人露臺休而漢盛左傳日以  
欲從人則可以人從以鮮濟  
吳淳任居大

匠職重繕工踐李固之前規躡曹褒之舊  
跡建都河洛起役伊瀍有堵所以雲興九  
仞猶其岳立吞簣魚貫強脊者使之負土  
鍬杵鴈行長脰者令其踏鋪優旃欲漆之  
郭雖復難周張儀覆錦之城於焉易就九  
重之邑無勞走馬之形萬家之都自有卧  
龍之異理須候隙啓閉務在從時下不奪  
於三農上不虧於八部鷓鷃遷木殊非濬  
洫之辰戴勝降桑豈是營都之日寧有自  
求徵效廣弃人功既廢春疇宜從霜典

少匠柳佺掌造三陽宮臺觀壯麗

三月而成夫匠疲勞死者十五六

掌作官等加兩階被選搨鼓訴屈

一千八百國王者以列郡分州三十六所

聖人有離宮別館鵲宇銜月共五柞而連

陰龍臺造天將九華而接影三陽地隣崕

岷境帶嵩丘斜瞻玉女之祠近瞰井公之

傳爰茲勝壤聿啓深宮取酸棗之前基探

棠梨之舊制柳佺職維經構位掌籀攄拱

木儔於林衡筭筭接於繩墨鳳池青鎖參

差鴈齒之階鸞庭綺窻錯落魚鱗之屋璇

題耀日聳璫瑁之金椽珠網懸星洞琉璃

之寶閣似王彬之勤苦自覓封侯匪魏霸

之憂人怡然受辱仲華有費之譽未展其

能伯真士卒之先罕聞其效壯嚴則論功

極大勞役則死者還多勤勞補拙而有餘

功過相除而不足人未疲而事就乍可論

優太半斃而宮成若為徵賞加階放選已

見偏於搨鼓自強何為淺見輒驚聖聽不

得無辜法有正條理宜科結



水衡監四條六

五月五日洛水競渡船十隻請差  
使於揚州脩造湏錢五千貫請速  
分付

水衡列職也苑分曹既知遊觀之娛兼總  
鑄錢之府河隄謁者服彼山冠都水使司  
佩其蒼玉允釐舟楫爾掌陂池陳總之績  
既深王延之效斯重斗柄停午律中絳賓  
葛亮涉廬之時田文始生之日續命之縷  
漸染成風辟兵之繒因確絕朱絲約粽變

成南楚之宜紫艾禳災大啓中州之俗剪  
鸚鵡之舌必是能言收烏鵲之腦自然懷  
戀爰因此日競渡爲歡蘭橈鳴鷓之舟桂  
掉晨鳥之舸鴨頭泛濫與青雀而爭飛鵠  
首參差共飛龍而競逐黃頭執掉疑素鱧  
之凌波白衣楊橈類蒼烏之拂浪競渡所  
用輕利爲工創脩十隻之舟費直五千餘  
貫金舟不可以泛水玉楫不可以乘湍造  
數計則無多用錢如何太廣玩物喪志所  
寶惟賢豈將有限之財以供無益之費所

請非急未可輒依

水工鄭國狀請決漢水直山鑿山  
通道至伊水入洛須夫五百乃運  
江淮和極便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順性則易從違方則  
難理秭如漢江已北伊瀍之南巖嶂崿崿  
以造天崗燈崢嶸而括地層峯切漢飛鳥  
迷林絕壑窮幽奔豹失路探深泉之月兔  
罕有其功捉高標之日烏未聞其可后稷  
之播殖九穀不能使苗稼冬生夏禹之引

決百川不能使江河西注鄭國才非識古  
智未趨今之素敏之多能謝酈長之博覽  
進不量力退不省躬逆地勢而開山絕天  
真以決水區二淺見輒與造化爭功三  
庸情擬共陰陽競氣銜枚塞海為憊已深  
捧土填河在愚彌甚妄為勞役虛費人功  
既貪罔上之條合處欺天之罪審問情狀  
方可論科

沙苑監四條

鴻臚寺狀稱默發使人朝宴設著

客沙苑監李秀供羊瘦小蕃使咸  
悉御史彈付法

酒北海萬穴於是朝宗隱黃樞百靈  
由其納款長城絕地高闕凌空包玉塞而  
為險控金微而作鎮龍荒景促則飛雪千  
里龜林互塞則木皮三寸韋韞毳幕人傳  
食鼠之風羶肉酪漿浴染乘羊之化恃狼  
居而跋扈臺號軍于處馬以擬袂地  
名光祿千里辨髮望夷邸而爭趨五月披  
裘瞻洛橋而下拜聖朝仁以接物德以和

人於生屬國之情待以蕃臣之禮李秀職  
編沙苑位縮牧司輒隱肥羊翻將瘦狩一  
半供國罕見滋繁三司為郡如何檢察羸  
肥薄羸供日飲而難充瘠骨穿皮濟晨炊  
而無用主簿之號空覩其髯大夫之家獨  
留其舌遂使賢王結恨耻大國之風輕驕  
子相嫌鄙中州之禮薄憲司彈劾允合公  
條大理科繩固難私縱

正月朔日祭南郊沙苑副監劉璣  
狀云方今遵崇釋教其羊料請減

庶望國家有福慶祚綿長太常執  
奏祭天事大不宜降禮

銅澤應序玉律調年暢彼三微均茲四炁  
中和之職節初元於鳳笙司曆之班分上  
序於蛇箭獻鳩發歲放雀名辰盤薦五辛  
家承百福磔鷄牖上迎媚景以禳災懸羊  
戶間應和風而助炁樹花起頌餞故迎新  
栢葉傳杯迎暄送冷愛茲勝景方申藉穡  
之儀敬以吉辰允迪燔柴之典劉瓛識非  
經遠智謝鈞深蘊薙草之庸才懷守株之

小見請禁屠於齋月望省料於郊天欲崇  
釋典希延慶祚但五帝三皇之代內教元  
潛二莊兩明已來真如始迄已前無佛不  
廢禋宗今日祭神如何減省重人賤畜先  
哲之格言敬地尊天明王之令典棄而用  
犬尚有前譏爾愛其羊能無后誚邪情既  
虧正道小惠終亂大謀並付所司各依前  
式

苑總監四條

奏新安穀水社舊是苑內地近被

百姓吞將作數請收入苑百姓不  
伏

伊洛瀍澗八溪九谷之津少室嵩高高五岳  
三塗之險邵公相宅灼龜墨以定王畿光  
武建都因鳳集而成帝業濯龍芳苑寶蓋  
交陰走馬交衢金錢滿埽移門曲榭從來  
別館之基壽永安寧舊是離宮之地眷茲  
穀水俯瞰神州斜連四會之郊迥控兩京  
之路都人接畛桑棗成林逆旅分區閭閻  
撲地雖其原是苑內不合輒訴人居四邊

皆有業恒百姓若為吞併天田大小先有  
規模御圃短長非無制度文王百里之圃  
不以為多齊宣四十之園猶嫌太廣利人  
之與利國相去幾何施人之與奪人失之  
彌遠何惜數頃之地頓傷百姓之情如遇  
所裁宜依舊定

上林監楊嗣請增置宮館於上林  
中御幸遊戲畋獵所詣即上下菴  
咸宴豐勞永逸永久安穩

八川浩蕩控舟水以疏津九嶺參差繞黃

山而作固相如健筆高談上苑之芳子雲  
清詞盛述長楊之麗露寒鳩鵲之觀古跡  
仍存宜春屬玉之軒餘基尚在儲胥朽詣  
便開御幸之塗清暑甘泉寔曰微行之處  
探峯靈於漢制侈未及奢因林光於秦餘  
儉而不陋何必廣開禁籞虛費人功優旃  
發使鹿之譏張昭有射彪之諫大誇宮館  
外取笑於由餘廣設繚垣內興嗟於貢禹  
揚嗣諂諛佞士輕薄邪人矜奔競之褊懷  
昧公方之大體奉聖君於堯舜善跡無聞  
陷人主於桓靈醜聲先著鎖之以辭匪俗  
阜財殷撓之以煩則政荒人散不應言而  
言上法有正條不應為而有為刑茲罔赦  
宜從貶論以肅朝綱

內侍省四條

本省狀稱寺伯蒙天建植性謹厚  
薦達賢良處事清勤惟知內外糾  
察必望百司清肅

在天懸象天垂官者之星在地標儀地有  
闡人之職莫不謹房室審宮閭既隆內宰

之班寔掌中門之禁以其體非全无性實  
尊良中常侍啓之於前大長秋建之於後  
金璫銀璫之貴光耀紫庭左貂右貂之榮  
寵盈黃闥蒙天建職參承巷立典長明出  
入後庭驅馳卧内專謀靜慎比鄭衆之元  
勲勤心納忠方史游之補益舉能不倦謬  
賢之績尤彰進善無私曹騰之譽斯足省  
司稽其楨幹兼以行能又參内侍之雄清  
肅外曹之職但逐鹿之犬必無捕豹之材  
擊鴈之鷹豈有追鵬之力巷伯興刺周道

所以淪胥闔豎弄權漢風由其大亂景監  
見任趙良寒心童子驂車衣絲變色骨鯁  
之士足以糾正朝儀荆餘之人豈可參謀  
國事其言不次無理告知

内史元淹心狠貌恭善柔成性兩  
京來徃威福甚高金帛祗承則妄  
於延譽迎候失行輒加鞭撻

元淹佞幸居懷諂媚成性同豎刁之狡獪  
翻覆邦家類伊戾之猖狂動搖州郡回天  
轉日之勢况此猶輕城烏社鼠之威方斯

未甚有恭石之巨壑，濫奉前規，無管勅之奇功，叨居近習，往還三輔，威福甚高，去來兩京，風霜極烈，苞苴未入，墜以黃泉之深，賄賂潛通，招以青雲之上，鞭笞士子，耻辱官寮，犬羊披猖，獸之毛燕雀，倣鳳凰之翼，豈可濫班九掖，點穢梁恩，宜可投諸四荒，以禦魍魎，馳驛速發，無俾少留，各下所司，即其催遣。

龍筋鳳髓判卷上

龍筋鳳髓判卷下

唐張鷟文成撰

脩史詔五條

監脩國史劉濟狀稱脩史學士李吉甫多行虛飾，不據實狀，有善不勸，有惡不懲，得財者入史，無財者刪削，褒貶不實，非良史之體。

觀龍演卦未聞記事之書，學鳥爲文始立載言之典，平林鬼哭經籍所以鬱興，中山兔悲翰墨由其駿發，紀功紀過沮誦肇之於前，繫片繫時，遲任蹤之於後，莫不懲惡。



未甚有恭石之巨壑，濫奉前規，無管勅之奇功，叨居近習，往還三輔，威福甚高，去來兩京，風霜極烈，苞苴未入，墜以黃泉之深，賄賂潛通，招以青雲之上，鞭笞士子，耻辱官寮，犬羊披猛獸之毛，燕雀倣鳳凰之翼，豈可濫班九夜，點穢梁恩，宜可投諸四荒，以禦魍魅，馳驛速發，無俾少留，各下所司，即其催遣。

龍筋鳳髓判卷上

龍筋鳳髓判卷下

唐張鷟文成撰

脩史詔五條

監脩國史劉濟狀稱脩史學士李吉甫多行虛飾，不據實狀，有善不勸，有惡不懲，得財者入史，無財者刪削，褒貶不實，非良史之體。

觀龍演卦未聞記事之書，學鳥爲文始立載言之典，平林鬼哭經籍所以鬱興，中山兔悲翰墨由其駿發，紀功紀過沮誦肇之於前，繫片繫時，遲任蹤之於後，莫不懲惡。

勸善激濁揚清千載觀其昏明一字成其  
褒貶吉甫提油藏室握槩詞林遵直筆於  
南史跨高蹤於東觀理須抑揚訓誥斟酌  
典謨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退不隱惡慕周  
舍之堅真進不虛美追揚雄之故事何得  
文隨意曲筆逐情偏非左氏之三家有劉  
公之一弊密會王道之輩聞而不言潛濟  
七人之徒捨而不錄阿附宰相貴虛飾以  
佞一時晉事明君尚虛名而誇六國貪迷  
冠冕之御霍之元勳競叙婚姻忘良平之

上策有青鳧之銹則倍事揄揚乏黃鳥之

金則輒加刪削就腐刑於漢室便作謗書

為懲犯罪請就腐刑以脩史記幅懷三帝紀多缺後漢伏法蔡邕為漢史  
司徒王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死謗言於今遂後世

求斛米於梁州輒成佳傳陳壽謂丁梁州曰君可以千  
石米表見借為君為佳傳

丁不與毀譽在已高下由心異班彪之正色

乖董狐之直道有奸雄之性無良史之才

徒索國經宜從屏退

著作郎楊安期學藝淺鈍文詞疎

野凡脩書不堪行用御史彈才不

稱職官失其人掌選侍郎崔彥既

虧清鑑並請貶退

著作之司藝文之府既藉賢良實資英俊  
自非于寶贍學無以措其鋒穎孫盛宏詞  
詎可塵其簡牘安期才無半古學未全今  
性無異於朽木文有同於弊帚畫虎為夫  
踈拙有餘刻鳳為鴟庸才何甚文詞蹇鈍  
理路乖疎終取笑於牛毛徒自矜於鷄口  
崔彥位參藻鏡職掌權衡未分麟鹿之殊  
莫辨臬鸞之異投鼠尸於玉府有穢奇珍  
擲魚目於珠叢深輕寶物寔士之追蹙免

罕見成功盲人之配瞎驢自然俱敗選曹

簡要秘書清高理宜放還以俟來哲  
龍音龍金吾衛五條

左金吾衛將軍趙宜檢校街時大  
理丞徐述鼓絕後於街中行宜決  
二十奏付法述有故不伏科罪

中尉掌微起自秦朝郎將百街行於漢制  
禦曹執葦彫輪光紫陌之前武庫禁兵緹  
騎拂紅塵之外鸞弧壯月肅二盈衢挺劍  
含霜輝二滿路幸慶忌之威重乃應斯榮

漢光武之微時猶欽此職趙宜名參列侯  
務總戎昭躡賈復之前規追寇恂之舊軌  
乳虎之號響溢於京畿蒼鷹之鳴聲充於  
輦轂既而鯨鍾隱二路絕行人鶴鼓襲二  
街收馬跡徐逝躬霑士職名屬法官應知  
玉律之嚴頗識鈞陳之禁豈有更深夜靜  
仍縱響於三條月暗星繁故揚鞭於五劇  
前途尚遠歸望猶賒未侵豹衛之司忽犯  
獸冠之吏既斂瓜田之慎便招楚撻之羞  
付法將推狀稱有故但犯夜之罪唯坐兩  
條欲從之時曾鞭二十元犯已從決訖無  
故亦合停科罪既總除固宜從釋

右金吾郎將韋謙於清化坊屠兒  
劉忽索肉不得決四十禁經一月  
忽男於左臺云咆哮無上下禮

韋謙五霸貴緒三輔名家忝司陰識之斑  
謬總朱浮之任不能恪勤守職廉慎當官  
未懸主簿之魚頻窺亭長之肉貪婪之性  
無愧於惟鷄饕餮之情有同於相鼠庖丁  
之室屢被侵欺朱亥之門恒遭刻削徐季

才之耿直詎肯廢幾韓安國之疎通曾何  
仰止馬防名德雖未可追崔琰芳聲去之  
匪遠天津橋內寔歸左衛之麾清化坊中  
豈是西曹之管越司侵職自有正條不合  
箠拷非無舊式依檢騰凌無驗未可全科  
設令咆哮不虛止從凡闔宜從犯狀據法

論刑

左右羽林衛五條

本衛狀項者內有警急羽林將軍  
敬偉不避危險斫門斬關誅鋤逆

賊肅清宮禁元功盛勲合加旌賞  
期門騎士五營驍健之夫羽林孤兒六郡  
良家之子旣兼都尉寔號嚴郎甘延壽之  
武勇傳介子之趨捷如貔獷烈莫之與爭  
如鷓衝飛死而無退邾鄧彪貴胄竇固名  
家豈可濫廁戎麾叨居武禁頃者鴟梟反  
噬蜂虿成妖釁發牀蓐之間災生肘腋之  
下虹穿白日星孛紫微時驚觸瑟之虞遽  
有獻圖之變敬偉不承制勅輒入宮闈騎  
列青規兵交黃屋犯龍苑之禁尚拱嚴刑

斬鹿門之關猶思干犯豈有白鵬飛閣列  
闔長驅玄武仙樓衝扉直進侮弄兵器震  
動乘輿論功雖則可嘉議罪便當不敬以  
勤補拙終過重而勞輕以力酬憊即罪大  
而功小何者經綸祕筭不忤於密圖君臣  
恒規理存乎大體故勃鞞斬袂晉王納其  
忠管仲射鉤齊桓任為相怒封雍齒勸一  
志於人臣泣斬丁公懲兩端於軍將馮陵  
述命竟守前榮里克施思便招后譴春秋  
之明誠今古之崇規勞不足稱罪宜先

又田達當討救之際索馬不與拒  
門不開覆奏往來宜失機速合處  
極法不伏

田達襟神勁列志節堅貞天子之腹心皇  
朝之牙爪鷄鳴高樹風雨不易其音麀尾  
長松冰霜不改其操一兵一馬咸待竹符  
門閉門開皆憑木契循環覆奏務在從真  
倉卒輒來焉知非詐薛廣斷鞅情發於衷  
鄧暉拒門意無非惡一心可以事有主有  
心不可事一君苟不踐於斜途固無虧於

正道衛綰裏實謹厚見稱王陵朴沉真專  
可尚亘除舊過不奪前班則沮勸有歸政  
刑無失

左右衛二條

左衛狀稱駕幸西京訐事人梁瓌  
衝二衛仗遂被翊衛張忠以刀斫  
折右臂斷瓌徒不伏

肆觀群后列聖所以乘時五載一巡明主  
以之順動周穆八駿車轍匝於寰區夏啓  
二龍騎跡光於萬縣漢家簫鼓屢向汾河

魏帝鳴鸞式臨譙郡皇上俯從中路幸望  
西畿萬騎皎而星羅六軍發而雷動江騰  
海運擁列缺以前驅霧集雲屯命蒙公而  
啓路張忠家乘積闕業盛良弓非無大樹  
之榮實有小棠之蔭公侯圭璧百代相仍  
帶礪山河千齡不絕腰鞬紫闥方申禦侮  
之勞荷戟丹闥式展干城之效

下缺

左右千牛衛一條

杜俊對仗遺箭於仗內御史彈付

法

杜俊幼乏過庭少虧函丈濫荷苴茅之養  
叨居蘭桂之叢故得佩鞶龍軒腰鞬鳳闕  
不能翕肩斂氣對黼帳以兢魂俛首曲躬  
臨玉階而側足豈得欽承聖旨曾無戰灼  
之心侍奉天威敢縱胡盧之笑掩口胡盧石慶  
謹厚未著於朝儀鄧通驕淫已塵於國典  
不恭之罪付備藉以懲科無禮之徒從日  
碑而訓戒漢金日磾見子戲於殿上殺之武帝曰吾戲之耳雖仗內落箭未  
見遺弓律有正條相須乃坐二罪俱發自  
合從重而論一狀既輕不可累成其過

左右監門崇五條

衛狀稱揚州貢大人魯敬身長九  
尺力敵十夫配上押門兗鹿酗酒  
不堪宿衛請退還本邑

銅街八會開十二之通門金城九重列三  
條之廣路嚴局設禁隨日月之昏明秘鑊  
疑規順陰陽以開闔龜鋪掩映對金馬以  
翻光鶴紐參差間銅人而亂色押門守當  
必藉身材擊柝防閑良資壯健魯敬家臨  
海曲粟大海之精靈地適江濱得長江之



粹氣容儀絕大骨節非常批熊拉虎之威  
扛鼎翹關之力馮勤八尺相貌過人虞延  
十圍英資出眾置之階陛可以起發朝端  
列以宮闈足可光輝廊廟昔季布使酒響  
振於河東樊噲飲卮功高於霸上典韋長  
噉身為時傾蔡裔雄聲才堪國用兗麇小  
失可峻之以刑書醜醜微愆可懲之以清  
憲宜漸戒勵未可退還

將軍魯慶諸州租庸多被欺賄賂  
入已始給門牒船車壅滯進退無

由

魯慶位在監門職惟防禦理須攷二匪懈  
恭慎小心取二恪勤方崇大畧察姦非無  
隱伏知左道有孤虛上思邛惲之心下戒  
田仁之失但任土所貢玉帛星繁稅熟貢  
新糧儲藏積赤馬之舸萬里連檣青牛之  
車千艘接軸豈得不遵公法直縱私求故  
作躊躇專為頡頏鶴綾未入遂高卧而閒  
閒鳧鋏忽來即傾身而急二賍賄溢室謗  
訟盈庭外不懼於乘驄內無慚於相鼠待

知贓估方可論刑宜更推窮以實裁斷

左右屯衛五條

都留守左右屯衛將軍王林狀稱  
駕在西京恐有警急請屯兵於宣  
仁門外以備非常

皇天震怒發雷電以申威聖帝除殘用干  
戈而肅殺莫不先聲後實轉敗為功就逆  
命以迎師因不庭而動將五十二戰非黷  
武而窮兵二十七征蓋除兇而剪暴期門  
七業列刃以橫鐵衛尉八屯警夜而巡晝

王林位叅八校職列五營朝檢察於周廡  
夕嚴更於徽道請於都郭別置屯兵思患  
預防不虞先備但王者之貨藏之於天下  
王者之師守之於海外以騎數十振彼威  
容卧鼓歇鞍示其閒暇豈有置兵城內列  
騎街中百賊扣門萬夫何用掩扉拒寇終  
為自死之人入井逃災乃是成埋之鬼虎  
豹在檻無復施其爪牙鷹鷂處籠何以張  
其羽翼繫猿廡下求其趨捷之功絆驥庭  
中責以超驥之用五尺童子尚以為愚三

事大夫若為通許所請無理告記為宜

飛騎將軍劉恭膂力強群弓馬超  
衆眇其一目恐不堪侍奉欲放歸  
鄉里又惜其身材

主上股肱是為心膂漢高之得樊噲  
去妖氛曹公之有典常克寧寰宇  
劉恭力齊烏獲勇若專諸非無孟悅  
之才實兼任鄙之狀登城斷布所向  
無前荷石投人誰當餘勇越穆門之  
于俊健有聞舉大國之關驍雄可尚  
昔子夏喪目猶講授於西河左

丘失明亦脩書於東魯殷堪雖眇作  
牧於江濱丁儀止婚興嗟於魏帝用  
大掩小棄短從長川澤納汙山藪藏  
疾蛇銜輝乘不以細類為嫌虹氣連  
城不以微瑕致損大材可錄小珍何  
傷既要所須宜依舊定

左右武衛五條

將軍任季狀稱於蔚州飛狐口累  
石川灌以鐵汁一勞永逸無北狄  
之憂

地稱窮髮星應髦頭既號匈奴寔為驕子

國宜羊馬逐水草以遷居境帶風塵抗冰  
場而雜處霜寒弓勁虜騎擾於邊庭月滿  
兵強胡笳匝於荒徼五千深入李陵於是  
失機十萬橫行李布猶其未許任季忝司  
武衛謬典戎昭既霑攔騎之班須委韜鈴  
之畧昔漢屯上谷未遑中權秦築長城惟  
聞下策乃欲出塞杜賊閉關防胡累之以  
石牆灌之以鐵汁長茲賊氣沮我軍容生  
敵國之凶頑示中州之懦怯但飛狐險徑  
與天地而同開度鴈危峯共山河而並立  
咽喉塞絕血脉無以通流谿谷潢澶川澤  
如何引氣上虧天道下費人功無益皇威  
有同兒戲

又請削檄於塞上數千里釘以刺  
突厥馬蹄斷賊北道

窮沙遐迤南北千重絕漠蕭條東西萬里  
豈有釘檄遍地斷十角之人蹤鐵椿插荒  
刺三邊之馬足未逾數月朽木先摧不及  
周年危根遽爛費功庸於北塞人力已殫  
防寇賊於南庭馬蹄無損此愚夫之淺計

非達士之宏圖未陳英將之規却被夷人之笑不如命李廣選郅都斷獯鬻之咽喉截賢王之右臂玄甲鏡野朱旗絳天掃鷄鹿之妖廓鯨鯢之侵去而勿逐來而必擒織絲網以障魚張布囊而待鼠兔游犬室詐有還期雀入狙叢終無去處上智之筭此謂攸宜下愚所裁斯爲長策

左右領軍衛五條

將軍宋敬狀被差礪恐水合賊過請差州兵上下數千里推水度存

通鑑

蠻夷猾夏肇自遐年獯鬻不臣匪惟今日獫狁孔熾太原稱六月之兵冒頓不恭平城有七朝之弊儒學之士守玉帛以和親介冑之夫勵金旌而薄伐宋敬身參八校名班五戎分銅獸以握兵佩銀龜而按節長驅鹿塞須崇衛霍之勳直邁龍班宜建班張之效祗如千尋紫塞遠接天山萬里黃河遙通瀚海鴈飛霜早擁積雪而埋雲狐聽有初時層冰而裂地浮澌嶽聳詎煩

王霸之機累凍天平無勞宋玉之請斯顯  
河宗肅令風伯申威既夕破而晨疑亦朝  
開而暮合

中郎將田海請於舊長城塹東至  
遼海西至臨洮各濶十步深三丈  
並仰審利害

區二病卒遂與造化爭衡瓊三平人擬共  
陰陽角戾下泣添浪爲拙已深低身負天  
在愚何甚匈奴獷俗戎狄獸心爲惡比於  
豺狼作逆愈於梟獍同夫猛虎饑乃食人

類彼蒼鷹飽則高颺漢施亭候三邊於是  
不虞秦列長城四海由其大亂東漸巨海  
西至流沙路阻三十六蕃途徑八千餘里  
掘三丈之塹下徹九泉濶十步之壕傍通  
萬嶺鬼兵是役尚自難全人力所營如何  
克濟邊夷未損中國已空非直頓失天心  
亦復徒傷地脉所請非許無理在知

左右驍衛五條

疎勒鎮軍大使左驍衛將田慎名  
狀稱安西路遠沙磧極深國家鎮

過其苦勞一住十年死亡殆盡  
欲益又損請停四鎮

狼望蕭條龍堆奔焉迺還白蘭之表迨遞  
蒼松之外傍通鬼域遠絕人區綿亘三十  
六蕃經過數萬餘里公主遠嫁徒聞黃鵠  
之歌高昌入朝即動金驢之唱陳湯斬犍  
犍 臨 超 定 遠 海 戊巳校尉鎮靜遐荒都護  
羌夷招携異域田慎名參越騎位典戎韜  
仗節烏壘之前揚旌絳實之右不能因利  
成便躡元國之英規矯制申功展陳湯之

盛績羸師遠入追廣利以長驅者弩文饑  
慕耿恭之無退豈得暫辭艱不顧宏圖  
纔任十年即停四鎮功無縮地阻境界於  
邊庭虛奏聞天失威嚴於大國遂使皇威  
曠蕩冀漸於流沙聖澤滂沲不行於近蹟  
區二炎漢猶拓土以開垣赫二隆唐擬抽  
邊而削地誠合解退以肅朝章所請無端  
告記為允

郎將侯珪使西域市馬屬磧石乏  
食遂將齎馬價糴食以救之並免

饑餓御史彈不承制命擅用官物  
大宛之國舊出名駒小月氏郊素宜良馬  
出陽關而有望但見平沙歷險固以遐征  
惟多積雪秋風且慘白日黯而將昏寒雲  
夕愁黃塵暗而無色斜衝馬弋直指龜茲  
踐無雷之舊墟馳不霜之故地東道之駿  
仍未交關西迴之兵輒爲期賑但重人賤  
畜徃哲之嘉猷救死扶危明王之盛事若  
適逢兵餓汲黯之擅無傷矯費家資敬聲  
之狀無捨栢吉室奏劾合宜嚴科棘署論刑  
更宜推鞠待知的狀方可量裁

左右率府三條

御史彈東宮每乘牛車微行遊諸  
寺觀左右清道元不設儀使殊失  
禮容所由率丁讓等並請付法

天孫東岳有國之元儲帝子前星通邦之  
上嗣河海重潤控玉檻以疏源日月重輪  
順朱囊而叶度位隆金榜青方列長子之  
官重銅樓紫極纂承桃之業濟南鳳集  
天骨已彰清河蛇蟠靈資早應丁讓職惟



清道務掌干城列羽衛於瑤山典戎旗於  
望苑自可畫堂之側肅二霜戈甲觀之前  
森二電戟何得安細針於座上竟未匡毗  
帶長劔於街中曾無覺察遂使盤遊無度  
玩好非宜日遠之對蔑聞星流之瑞徒應  
昔乘小馬尚敢譏嫌今駕大牛深乖典則  
所由既不匡正群下竟未上聞虧失朝章  
理湏明法

東宮無事輒發四府兵獵未經奏  
許所由不言有虧國法

重離明兩允屬利貞一日三朝寔歸仁厚  
府官等肅承蘭殿虔奉桂宮識金玦之無  
歸知玉牀之可惜春弦夏誦之訓先有常  
儀冬詩秋禮之規非無永範何得不遵彛  
教專事荒淫逐迅羽於長林接輕肥於淺  
草南坡射雉好樂無厭東門逐兔長驅不  
已籠山絡野恣盧犬於平原冒雨侵風縱  
蒼鷹於廣澤一兵一馬皆奉嚴符乍出乍  
歸皆憑獻表進不能諫退不能言虛曠國  
班謬尸天祿並宜削出審擇賢才自然鶴

禁長清龍居求肅

太廟郊社二條

太廟郊社今朱景方行大祀乃於  
散齋而弔喪御史彈付法大理斷  
官減一等徵銅五斤

大祫之禮列聖之攸先古禘之儀明王之  
令典莫不遵崇祖考敬事神明既申如在  
之容聿起不欽之罰若嚴禋有則赤鴈降  
於祠宮祭謁無虧白鶴翔於清廟則有輕  
饗薦贖齋明肅承顧廟虔奉祕官方行監

滌之規有事宗禋之典龍旂是禱絳竿踏  
鎗馬信來朝威儀肅一埋頌恭敬乃志靜  
慎其心玉瓚之獻克脩金壘之壽斯薦何  
得散齋之日迺社之辰周澤之絜無聞荀  
或之容先發長驅馬足使過元伯之家頓  
作驢鳴乃向仲宣之室不恭之罪法有常  
科失禮之愆宜從明憲官減一等銅坐四  
斤數外更徵未爲通允

二月有事於太社太常博士馮敬  
有大功喪隱而不論遂以行事付

法科罪

社爲土主稷是穀神侑以姬周之祖配以  
列山之子納籙受圖之哲乘乾執契之君  
莫不崇上其道肅恭其事夏殷履運仍開  
於栢之禋漢祖登朝復設粉榆之祭分其  
玉帛建五色之靈壇薦以牲牢具三清之  
芳酌八音間發六舞交馳社主享而呈休  
明靈歆而降福命三老率百神應瑞雀於  
青疇掃飛蝗於翠畎則千倉歲積三晨之  
蓄有餘萬庾年登九載之儲斯溢馮敬身  
居典禮職在秩宗應知六祝之詞頗達六  
祈之訓帶斯凶服輒入禮宮御史奏彈雖  
言奉法詳刑結罪須按科條廟享誠則有  
違社稷元來不禁彈無反坐律許執文枉  
被疑霜理宜清雪

大樂鼓吹二條一

大樂今盧慶狀稱五帝殊時不相  
公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請改聖  
朝樂名大象天下徃極爲號又應  
國姓

古之天子制禮以安人昔者明王作樂以崇德移風易俗感至德而厚人倫快耳娛心感鬼神而通教化調茲六氣徵主夏而角主春導彼五音宮動脾而商動肺天則不言而信故奏雲門以祭天地則不動而生故奏咸池以祀地道則無象而化神則不怒而威故暢之以鍾鼓娛之以絲竹廉直正誠之響發而人肅恭麤厲猛毅之音生而人剛健哀思為亡國之典其政凌遲怨怒為亂世之音其風轉替故詳其律呂

師曠知其盛衰察彼軒懸延陵識其興廢自王澤既竭風雅莫流文侯聽鄭而不寢孔子聞韶而忘味桑間濮上流宕忘歸下里巴人奔波逐遠聖朝均四暢調八風聽鳴鳳以和音命飛龍而度曲上通咸夏式隆殷薦之儀俯定葦英允叶昭容之典歌九序諷六詩聞其音而聽和省其文而心正盧慶職參樂令匠典倡優履師摯之前規躡曹褒之后躅以為質文遠變禮樂殊途輒進嘉名深陳雅稱執大象而天下往

其德彌長行大道而海內和其風載遠命  
伶倫而討韻雅合夔鍾召荀勗以調聲自  
諸牛鐸千童萬舞共朱鴈以齊行八佾九  
歌將赤蛟而合節尤裨盛化甚益皇明宜  
下太常先宣美號

鼓吹令王乾狀稱鼓吹鹵簿國家  
儀著器具濫惡請更改脩製禮部  
員外崔嵩以府庫尚虛此非急務  
判停

鳧鐘隱二隨九變以交馳鼙鼓逢二和八

而奏間或短加橫引朱鷲銜鏑或長笛  
手吹紫騮凄切東宮所設殊非列代之規  
平陽爰施亦匪先王之制然國家儀著須  
應禮經既崇鹵簿之班又惠功臣之錫既  
爲濫惡宜即改脩豈以藏虛遂云非急有  
定有國朝章不可暫虧去食去兵禮樂如  
何輒廢王乾狀請崔嵩判停爾愛其羊我  
愛其禮速令鳩集勿請狐疑

太卜太醫二條一

太卜袁綱善卜所言立驗有術士

榮儼夜無故被殺不知頭首使編  
筮之竟不知賊處御史彈網情有  
向背而不言付法

楓天棗地觀倚伏於無形方智圓神察  
明於未兆百年鼠卜尚辨吉凶五德鷄占  
猶知禍福長安季主不以榮辱存心蜀郡  
嚴平不以衣冠介慮袁綱雅望四兆妙達  
二臣榮參九筮之班藝審千著之訣東方  
朔之暗射指掌可知淳于智之精通毫厘  
無失均趙達之迴筋要妙知神比吳泰之

求  
縱橫必中有蛇啣筆立定微祥有蟻  
開封行看潤澤遺弱冠於獵所逆見繇辭  
懸馬鞭於樹間預知貧富如斯術數寔繁  
有徒榮儼薄解醫方微知小伎遭費禕之  
刺客遂殞輕姿過袁盎之讎人俄傾重耳  
莫知賊首須察真踪網為研尋竟無的狀  
將為隱避爰被奏彈理須直守正途不可  
偏拘小節何也龜稱聖智不能免宋元之  
鑽龍號神明不能曉夏秦之罔郭璞洞林  
之妙竟被嚴誅京房明易之微終從大戮

智有所不察神有所不通即處重刑恐虧  
平典

太醫令張仲善處方進藥加三味  
與古今不同斷絞不伏云病狀合  
加此味仰正處分

五情失候多生心腹之災六氣乖宜必動  
肌膚之疾絕更生之藥必藉良醫之返魂  
之香誠資善瘠張仲業優三代方極四難  
非無九折之能是掌萬人之苦郭玉診脉  
以境為文聖觀心巧知方寸仙人董奉

之靈杏足愈沉痾羽客安期之神棗攻茲  
美疹華咤削胃妙達古今仲景觀腸譽聞  
寰宇聖躬述謹謹案各方肅奉龍顏須窮  
鵲術豈得不遵古法獨任新情棄俞跗之  
前規失會公之舊軌若君臣相使情理或  
通若畏惡相刑科條無捨進効斷絞亦合  
甘從處方即依誠為苦屈刑獄之重人命  
所懸宜更裁決毋失權衡

太史刻漏三條

太史令杜淹教男私習天文兼有

玄象器物被劉建告勘當並實

粵若顓頊命南正以司天昔在帝堯列東  
宮以賓日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  
時乃不忒自秦稱金曆叨五勝之宏綱漢  
起玉鷄叶三微之遠度微洛下命唐都攷  
大衍之始終

漢書律曆志

步太初之盈

縮四營因之式序八變所以無差五星叶  
度於上萬物和平於下杜淹位參羲仲聲  
振子韋覽沮誦之前規遵史談之舊典星  
聚東井逆辨休徵月犯少微懸知應變使

車已發無違寸景之期御在真干不爽分  
毫之信官居太后夙已上聞宋起真人預  
為先覺譙周之論蜀滅王立之說曹興此  
列代之攸欽邦家之要籍淹之少子雅愛  
其書習張衡之渾儀計陸續之玄象父為  
太史子學天文堂構無墮家風不墜私家  
不容輒畜史局何廢流行准法無辜按宜  
從記

漏生夜睡不覺失明天曉已後仍  
少六刻不盡鐘鼓既晚司官失朝



挈壺所掌司刻成班銅史分曹金徒啓位  
陰虫成魄恍惚如神靈蛇吐津希夷若鬼  
日不藏往晦明之所莫違月不爽來寒暑  
由其順序自三苗亂政五霸任權史官喪  
紀疇人廢業孟陬於焉舛候攝提所以乖  
方五日不分六夜無辨聖朝脩百王之弊  
政舉千載之頹綱龍首應時鷄人合節大  
小之候共矜莢以凋榮昏旦之期逐官槐  
而舒卷二分二至無虧余遂之蹤大餘小  
餘允叶容成之度何得漏生弛慢吐號乖

宜朝官顛倒於衣裳街吏失期於鐘鼓齊  
君望曉莫聽鐘聲京尹失時空奔馬足漏  
司乖錯准法論刑

### 良醞太官六條

會期日酒酸良醞暑令杜綱添之  
以灰御史彈綱二款好酒例安灰  
其味加美不伏科

上稽軋象列酒旗之星下鑿坤儀制酒泉  
之郡杜康至妙肇發馨香儀精微爰施麴  
藥用之於宗廟可以歡享百神開之於冠

婚可以諧和百姓杜綱名班釀署官列醞  
司須明五齊之醜頰解十釀之法竟未嘗  
心九醞之方曾無介意鷄鳴下酸取蘭香  
而桂辛鳩集為徵遂棗酸而梅醋懼貽灾  
譴密縱奸訛頓下生蠅之灰用添浮蟻之  
味遂使聖人賢者變易常滋從事督郵乖  
違舊性事窮理盡方啓遁詞觸網掛羅妄  
稱前例豈得索郎清德橫被加誣巴仰實  
功枉遭塵點既虧竹葉之術宜從棘木之  
科

太官丞李休供祭餘胙肉少依問  
欺稱太常博士王均每分肉取常  
多郎中吳爽拔劍割肉而去

在祀與戎國之大事祭公不宿人之常禮  
班賜神惠多少先有成規輕媿鬼餘賢聖  
非無舊識明目疏趾具在常經剛鬚柔毛  
備諸彝典李休位露主守職縮太官雖無  
負鼎之功實委操刀之任餘胙肉欠頗有  
指歸依問欺詞具陳萌緒為郎中吳爽強  
割逾豐博士王筠叨分太廣拔劍割肉媿

方朔之能仁詣府退魚謝公休之貞潔匪  
張華之職分數粒仍多同許之無厭百  
斤不足非慙非耻與草狗而不殊惟暴惟  
貪共茅鷗而莫別深虧雅躅寔蠹名流宜  
寘遐荒式清朝列

堂醞珍羞六饌

光祿寺卿楊裕狀稱掌醞署令呂  
建居官清整不邀名譽忠肅奉公  
未蒙進考

籩豆之事各有司存罇俎之間非無主守

陳之郊祀可以接神明用之禮儀可以寧  
邦國蚘醢鴈醢之類百代相因龍醬蟹醬  
之流千齡不易呂建策名膳府委質庖官  
既掌兔羶寔司蛟鮓鶻寒四獸之腊罔不  
留心羊鮪五侯之鯖曾無注意鹿牙之糝  
馬齒之鹽點以鳳林之醋飲以烏程之茗  
孟宗遺母猶避嫌疑杜預餉人惟求免罪  
忠以奉上酌貪水而彌清廉以當官置脂  
膏而不潤朱文季執心強直榮位騰遷黃  
叔度獨守恬虛聲名籍甚不求於物遂被

疾於孤醒不屈於人終見排於衆醜揚回  
三逐盛德宜收張季十年公平可錄理宜  
甄拔以勗朝班

珍羞令趙慶諸州所進口味割截  
餉送權門每得好官衆共談薦名  
實相反深虧國章

趙慶佞媚爲妾諂諛成性貪殘不軌獸中  
之有餓狼輕薄無儀人間之有猥鬼江淮  
果物荔枝龍眼之珍河濟飴糖米蘖馬鞍  
之妙石蜜百花之藥味是蜂調甘瓜五色

之香國疑鶴集豹胎龍膈鳳腊猩唇越俗  
鳴蟬之稻安定咽鳴之麥趙趙雉伏謁宰  
輔之車前踉蹌蛇行拜公卿之馬首諂事  
賈謚阿附董賢徒有事於苞苴不自侵於  
機杼盜家財而餉家長人路難通偷杜酒  
而勸杜神冥途未許鼠竄求道小人引之  
以爲能狐媚取容君子得之而不貴宜從  
斥逐以肅群寮

籍田親蠶三十七

虞穰令王堯上封事准禮諸侯九

推令之刺史古之諸侯今刺史無籍田處不可以訓農

漢書十志農為有國之基洪範九疇食是生人之命由是古之聖主躬事三推昔者明王親行萬乘鼉鼓震地鸞輿動天聳鳳蓋以來雲建龍旂而拂日青壇岳立翠幘煙平百司於是駿奔三公以之肅事紺轅黛耜克遵應劭之儀綠耦朱紘允備曹褒之禮周宣王之寢廢自有前譏漢文帝之遵崇斯為后則王堯職參廩署位掌甸師

欽承北極之尊祇奉東郊之典欲使戴蓑之詠無替於前脩保介之容有崇於古訓潘岳創賦備陳執朱之端曹植為文具述躬耕之美以今之刺史古之諸侯既稱字養之官寔曰教人之首若令沮勸必在躬親此雖識於朝三猶未閒於暮四祇若壇飛羽爵便為勸稼之方門列春牛即是趨農之候更施別法於是為煩

皇后親蠶諸侯之小君古者亦有蠶室今廢其事不可以率下

平土就靈彰乎曩烈亘山成繭著自前書  
爰崇黻冕之宜遂展鞠衣之範暨乎姑洗  
應律甲乙司辰鳴鳩醉榼之朝戴勝降桑  
之日鴛帷就列一十四位導其前鸞服斯  
臨百二十官隨其後鑿鑣順動翠蓋鬱其  
參差鳳轄徐飛翟扇紛其容裔懿筐是執  
柔桑是攀勸以女兒之蚕收其園客之繭  
三盆事畢可獻之於王公五服功成可陳  
之於宗廟昔三王季末五霸凌遲禮樂自  
出於諸侯征伐不由於天子遂令列國命

婦竊三宮之禮容連伯嬪嬙僭九重之祕  
式聖朝八紘同貫四海爲家芟徃帝之澆  
風削前王之弊政自我作古何禮之拘化  
俗調吐斯爲折中王堯所請理未通方如  
愚所裁告記爲允

導官句省去條

導官署令姚泰盜用進米二十石  
上米倍四十五價次絹估三十價  
斷絞不伏

務農重穀曠代之彝典稅熟貢新經邦之

雅訓金不可食輕瑞銑以投龜玉不可衣  
棄和珍而抵鵲一日不作天下受其饑三  
載斯盈海內霑其潤磨蜃而耨百谷所以  
繁滋駁象而耕三農以之告稔彩鷄屢見  
非無白壤之儀春鳥不鳴自有黃雲之應  
姚泰策名列署受委導官專司瑞鵲之禾  
實主鳴蟬之稻赤烏集耨冰粟千倉黃雀  
隨犁秋苗萬畝五種燕飲之粲粒若流珠  
六月糶白之租精如散玉豈得安定之麥  
不進中官長安之米竊留私室刑名極峻

法馬可逃情狀難容死有餘譴但平賊定  
律必依高估供進所須管從極價論次縑  
則狀當絞坐准

唐世選士之科不一書判拔萃其尤也  
張氏斯集自省臺寺監以至州縣為題  
僅百而辭章藻麗世豈與比誠可謂萬  
選萬中而士子之當究心者宋洪文敏  
謂其堆垛故事不切於蔽罪議法又謂

其純於特格而不逮樂天之甲乙判似  
非至當之論也甲子四月晦日觀沈潤卿  
氏刻本偶書都察院進士冊陽都穆

龍筋鳳髓判卷下

徐禎卿唐鈔

